論文摘要

本論文《東亞圖景中的女性新文學(1931-1945)——以臺灣、滿洲國爲例》分 六章,分章、順時地討論在日本帝國主導的東亞體制下,臺灣和滿洲國兩地女作 家的文學表現及其文化影響。

第一章先從滿洲國建立前的東北講起,探討在五四文化以及特殊地緣位置的 交相影響下,東北文壇感時憂國精神的極致發揮。雖在國仇家恨的最前線,女作家所表現出強烈的性別特色,得回歸當時東北的社會環境來討論。本章採用東北 女性的口述歷史和回憶錄,並由彼時勢力龐大的民間教化團體「萬國道德會」切入,試圖從東北女性的現身說法中了解當時的婦女家庭處境,及其在文學作品中的折射和因應。

論文第二章討論進入大東亞體制前的殖民地臺灣。從 1895 年被日本殖民政權接管,臺灣其實已經累積許多物質和非物質的近代文明發展。但其中不少今日看來順理成章的說法,回到當時脈絡爬梳卻仍有待商榷。本章仔細檢視 1920 年代以來被擴大解讀的「自由戀愛」論述,並透過新文學女性文本和庶民文化的相互對照,試圖探討此時臺灣女性是否存在某些和檯面上「自由戀愛話語」相異的情感實際操作模式,以及小眾局部的女性公共領域是否已隱約成形。

論文第三章從滿洲國文壇變化談起。在蕭紅白朗逃離滿洲國、左翼作家陸續流亡關內後,滿洲國文壇重心從北滿哈爾濱往南轉移到了國都新京。儘管此時文壇處於相對肅殺的文藝統制下,但第二代滿洲國女作家們的創作力卻非常蓬勃。就算分列不同的文學集團,但從女作家們對官方護持的封建禮教的回應、對古老大家庭內部鬥爭的批判、對不同家庭結構下女性角色的衝突、還有新興職場女性的困境……這些共同關懷,都可看出女性共同體成形,「性別」的概念,已經成爲這些女人思考面對問題的主要認識論,是女作家觀看新體制所造成的新秩序時的一個重要文化角度。

論文第四章則討論 1937 年廢馳漢文後臺灣少數漢文刊物上的女性文化,主要是透過《風月報》這個隱約成形的公共領域,來探討女性角色讀者的討論參與,對於 1920 年以降架空的自由戀愛論述產生何種變化。透過長達七個月「姚徐戀愛論爭」和由南佳女士執筆的白話通俗小說,本章試圖討論臺灣女性在共同體變更時認同感的重新形塑,以及戰爭造成的疆界浮動所帶來的心靈轉變。

論文第五章討論滿洲女性作家如何回應大東亞體制後期的政策。隨著《藝文指導要綱》的出台,滿洲國文學環境進入高壓狀態,本章呈現大東亞體制後期女作家的關懷有了何種新發展。女作家們或者試圖透過剖析內心陰暗的病態書寫向內挖掘,在文本中發明出一個承載負面能量的主體;或者透過超越疆域和種族的書寫將認同自土地解放,重新形塑和世界在互動中改變自我的溝通模式;或在高壓戰時體制下橫向串連起女性聯結,以共同體生活捱過艱難時刻;也有人擅於操作大都會新興的娛樂事業和通俗媒體市場,在官方打造的賢妻良母論述外以文本建構起自己的人生。在法西斯主義國家機器的高度控管下,不同個體都以不盡相

同的方式,回應新時代對她們的新要求,然而延續前期的一貫路線,「同爲女人」 的認同感仍是滿洲國女作家非常重要的特色。

論文第六章則延續第四章的討論,隨著南進政策的推進和太平洋戰爭後帝國疆界的擴充,臺灣有了重新向中心流動的可能性,於是女性的自我定位、對於自由戀愛的參照系也有了新的風貌。在《南方》這個試圖和日本內地、滿洲國接軌並保持同一感的華文讀書平台上,一個大東亞的世界想像隱隱成形。而在近衛新體制和大政翼贊會影響下,1940年代初期台灣一度有地方文化振興的生機。在政策轉換間隙,保留本土文化的《民俗台灣》得以創刊,這個場域的建立對於臺灣的女性書寫產生了正面影響。此外從新文學女性作品中,也可以看出臺灣女性以不同方式對「新女性」形象和「母職」的把握賦予了新的時局性。有的是強調新女性的「職域奉公」,目的在延遲進入婚姻體系的時間;而有的是以「良母」的身分,來作爲台灣媳婦重新賦權的契機。

透過殖民地臺灣和滿洲國的橫向並置,本論文試圖在上下直向的殖民/抵殖民關係外,開展出東亞圖景對於兩地女性產生的文化影響,並經由兩地的對應參照,探討女性如何在文本中建立自己能動性,以文學行動回應著體制的要求與召喚。